

童颜 / 著
TONG YAN

风尘王妃

何处繁华笙歌落

烟花巷陌，千金蒙尘，
惊鸿一舞倾天下；
巍巍王府，彩蝶破茧，
绝代风华冠群芳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何处繁华笙歌落

风尘妃

童颜 / 著

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尘王妃：何处繁华笙歌落 / 童颜著. -- 北京：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8.7

ISBN 978-7-5596-1993-8

I. ①风… II. ①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6026号

风尘王妃：何处繁华笙歌落

作 者：童 颜
出版统筹：新华先锋
出版策划：王 铭
责任编辑：李 红 夏应鹏
特约监制：黎 靖
策划编辑：黎 靖 陈 汐
封面设计：杨祎妹
封面绘图：吴 莹 张扬浩
版式设计：徐 倩
营销统筹：章艳芬
I P 运营：覃诗斯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74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8印张

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993-8

定价：39.8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：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目
录

第一章	一粒黍，十分情意藏里头 / 001
第二章	心有怜，怎奈最毒妇人心 / 025
第三章	离人泪，天各一方难相认 / 063
第四章	出王府，归来旧处思故人 / 079
第五章	姐妹情，惜别伤离方寸乱 / 105
第六章	人憔悴，百年多病独登台 / 131
第七章	惊四座，妙舞此曲神扬扬 / 159
第八章	富贵荣华，一生真伪复谁知 / 187
第九章	风波起，蛇蝎心肠洗不净 / 213
第十章	忍无可忍，大难不死起杀意 / 239
第十一章	曲终人散，白雪纷飞都成空 / 265

端阳院里，在侧太妃的住处，年老的张妈陪着侧太妃，两人絮絮叨叨说着话。

听完张妈有关苏浅月的诉说，侧太妃轻轻叹息一声。

“果然，萧天玥是被冤枉的！老身就知道她不会做那样的事。只是即便如此，能这么快就还她清白的，除了容瑾，还能是谁？”

张妈一边为侧太妃轻轻捶背，一边言道：“侧太妃说得不错，王爷对梅夫人用情至深。”

侧太妃又叹息道：“但愿玥儿不辜负瑾儿。”

张妈忙道：“侧太妃放心，您说过梅夫人是个品行端正的女子，您的眼光又怎么会错呢？即便当初王爷有些感情用事，事实也证明王爷没看错人。您看梅夫人对您不也很好吗？除了她还有谁对您这般精心，您心中明白。”

“也是，到目前为止，她一直对老身照顾有加，老身感念她的孝顺，亦觉得她十分可靠。”侧太妃若有所思，“张妈，老王爷已经不在，老身也不知道自己哪会儿就去了，倒也没有牵挂。只是那件事……是老身心头隐衷，难道要隐瞒到永远，真的不要任何人知晓吗？这些天，

老身一直在想。”

张妈吓了一跳：“侧太妃，您……您要说出来？您不怕……”

“不论怎样，我若带了这个秘密进棺材，对瑾儿不公平。”

“侧太妃，不要……”

“若是不说出来，老身怎么心安？”

说着话，门外的丫鬟来报：“禀侧太妃，梅夫人来了。”

房内的两位老人对望一眼，侧太妃点点头，也就是片刻的时间，苏浅月已经带着素凌进来了。

“侧太妃安好，玥儿有几天没来看望您了，心中惦记。”苏浅月笑容满面地给侧太妃施礼问安。

“奴婢见过梅夫人。”张妈慌忙给苏浅月施礼。

这是苏浅月第一次正式见到张妈近身服侍侧太妃，不由得疑惑，侧太妃笑道：“玥儿，老王爷没有了，就让张妈来和老身做伴。之前张妈服侍老身许多年，踏实可靠，你不用担心，亦无须忌讳。”

张妈慌忙道：“奴婢年老体弱，侧太妃体贴奴婢，让奴婢做些轻活儿，服侍不周，请梅夫人体谅。”

苏浅月这才放心地坐下：“既然是旧人，自然情谊深厚，烦劳张妈平日里多陪陪老夫人，和老夫人说话解闷儿。”

张妈恭敬施礼：“是，奴婢遵梅夫人吩咐。”言毕，连忙端茶上来。

侧太妃温和道：“张妈，陪了我许久，你下去歇息吧！”

“是，奴婢告退。”

张妈临走时，意味深长的目光落在侧太妃身上许久，甚至在她远离时还回头看了侧太妃一眼，这一切落在苏浅月眼里，不由得心中起疑。待她转头望向侧太妃，侧太妃亦是一副落入思索的深沉模样，与往昔大相径庭，苏浅月心中疑惑不定，难不成又有什么大事？

苏浅月无法猜测，想立刻走掉，显然也不合适，对素凌使了一个

眼神，素凌心领神会地马上退出去，苏浅月这才笑着，将茶盏送到侧太妃手边：“侧太妃莫非有事？”

侧太妃深深叹口气：“确实，方才我们提到你。”

苏浅月大震，急忙道：“侧太妃，玥儿又做错什么了吗？”

侧太妃将目光转到苏浅月身上，目光慈祥又颇具深意，最终道：“你这孩子，也是可怜，为什么总怕自己做错事？放心，此事与你无关。”

苏浅月刚刚放下心来，侧太妃又慎重道：“不过，此事今后就与你有关了。”

苏浅月又紧张起来：“是吗？”

侧太妃的面容渐渐凝重：“这件事，王府中唯有老身知晓，现在你要成为第二个知晓的人了。”

“既然事关重大，玥儿也怕，侧太妃还是不要让玥儿知晓了。”

“不，玥儿，今天，老身一定要你知道，即便老身今天死了也心安理得。此事，有关瑾儿的身世，瑾儿并非老身亲生……”回忆往事，侧太妃的脸上带了痛苦，悲戚的神色一点点笼罩在她脸上，她微微低头，用微颤的手抓住了苏浅月的手，“只是此事，你知我知，不准再让旁人知晓。”

“是，侧太妃。”苏浅月凝重的脸上带了惊慌。

从侧太妃处回来，苏浅月恍惚着，神色异常，若有所思。素凌不敢问缘由，只能当苏浅月累了，将茶送到苏浅月面前：“小姐，饮口茶歇会儿。”

苏浅月端起茶盏，翠屏正好踏进来，微笑道：“夫人，账房那边，一切都处理妥当了。”

苏浅月只淡淡道：“不要亏了任何一个人，大家都不容易。”

翠屏施礼道：“夫人仁慈善良，奴婢怎敢有偏差。”

苏浅月再没有理会，只是慢慢饮茶。翠屏不知就里，用目光询问

素凌。素凌只是轻轻摇摇头，翠屏再不敢言语，只静静侍立一旁。

苏浅月一盏茶还没有饮尽，忽听有脚步声由远而近，她诧异地抬头向脚步声处望去，却见不少女子从外边的屏风处转进来。细细一看，走在最前面的是红梅，红梅身后是雪兰，紧跟雪兰的几个小丫鬟将手里的包裹堆放在靠近屏风的地方，与雪兰低语几句后转身离去。

她一直忙碌，也习惯了身边只有素凌、翠屏，一下子回来那么多人，红梅有没有近前她不曾留意过，原来红梅是去接雪兰了。

眼见雪兰，苏浅月顿时想起死去的雪梅，心中涌起悲伤，却用带笑的目光迎接她们。

红梅带着雪兰一起跪在苏浅月面前：“奴婢拜见夫人，奴婢回来了。”红梅心情激动，声音微有颤抖。

雪兰也道：“奴婢愿意服侍夫人，请夫人收留。”

“都起来。”扬手让她们起来，苏浅月脸上是满意的笑容，“红梅原是旧人，这里的一切都熟悉，不用我多说。雪兰，你是初来，但不用拘谨，都随意些就好，今后我亦不会亏待你。这里的一切有翠屏安置，你有不明白的可以询问她，你和红梅也已经熟识了，希望你在凌霄院能开心。”

雪兰施礼道：“夫人仁厚，大家有目共睹，能留在夫人身边服侍是奴婢的福气，奴婢没有不开心的。”

红梅激动的声音有些哽咽：“经历了这许多曲折，奴婢终于又回到了夫人身边。”

红梅的话反倒惹得苏浅月悲伤，想当初若不是红梅有心，哪能这么快就让事情水落石出？

“红梅，诸多事情有劳你费心才成为今日的模样，我心中有数。也是我没护好你们，让你们来回辗转辛苦。以后，我们就好好在一起。”

红梅的眼泪流下来：“夫人宽宏大量，还能体谅奴婢的心意，奴

婢再无遗憾。”

苏浅月动情道：“红梅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让你离开了。”

这场下毒事件终于告了一个段落，苏浅月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件，希望老天能给她平静的生活。

看到红梅和雪兰下去到住处收拾，苏浅月终于松了口气：“素凌，我累了。”

素凌紧紧追了一句：“小姐早就该歇息了。”

苏浅月苦笑，她当然想歇息，只是能安心地歇息吗？终于不再被下毒事件所困扰了，她疲惫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想要走回暖阁去。

苏浅月还没有走几步，外边门口的丫鬟来报：“禀夫人，蓝夫人遣人来了。”

苏浅月一怔，是了，许多夫人送了贺礼来，蓝彩霞还没来过。原来所有人都不肯落后，只是一时之间她也分不清有谁来过有谁没来过，蓝彩霞的人来了也不能拒绝，只得道：“让她进来。”

原来是红莲，她见到苏浅月就急忙跪下：“奴婢给梅夫人道喜，恭喜梅夫人复位。”

苏浅月道：“起来回话。蓝夫人遣你前来，有何事情？”

苏浅月进府的时候，蓝彩霞有孕，自是极少到别处去，后来又因为流产，更是很少到别的院子里了，不知道是因为一贯低调还是因为怀孕又流产，这些苏浅月是不好打探的。哪怕她和蓝彩霞一直交好，蓝彩霞到她这里也不过极少的几次，平素有事时，蓝彩霞都是让丫鬟过来告知。这一次，她很晚才让丫鬟来，合乎她平常的做法，苏浅月觉得正常。

红莲起身，笑吟吟从怀中拿出一物：“我家夫人说了，恭喜梅夫人复位，找不出旁的东西作为贺礼，特意送来一对绣品聊表寸心。我

家夫人说了，梅夫人迟早会用上的。”

素凌从红莲手中接过来，苏浅月看到是一块锦帕包成的包裹。不管里面是什么绣品，都肯定是很精致的，苏浅月知道蓝彩霞的绣工。

苏浅月接过素凌手里的包裹，用手轻轻抚摩着道：“好，我收下了，回去后代我谢过蓝夫人，告诉她我改日登门去看她，让她好好保重身体。”

红莲一拜：“梅夫人的话奴婢一定带到，奴婢这就回去。”

“稍等。”苏浅月对素凌吩咐，“劳累你跑一趟，又是我的大喜日子，不能让你白白跑一趟。”

红莲忙摇手：“每次过来梅夫人都有赏赐，奴婢受之有愧。”

苏浅月微笑道：“难得你有心给我道贺，我大喜了，你也应该沾沾喜气。”

红莲知道苏浅月这是玩笑话，也知道苏浅月是诚心诚意，来的次数多了，她也不陌生，笑道：“谨遵梅夫人之命，那梅夫人的这个喜气奴婢一定要沾了。”

素凌笑着把银子递到她手里：“既然如此，可要拿好了，不可以弄丢，没了喜气。”

红莲笑：“素凌姐姐的话我自然会记下，这银子我不光不会弄丢，也绝对不会花出去。我会好好留存下来，让这喜气永远伴随我，给我带来好运气。”

红莲走后，苏浅月让素凌打开了锦帕，一眼看去就愣住了：原来是两件小孩子的兜肚。一件是桃红的底色，上面绣着一池碧水，里面荷叶田田，菡萏吐蕊，有活泼灵动的鱼儿嬉戏，还有憨直的青蛙跳跃。池边有一孩童手执钓竿钓鱼，孩童眉宇间都是专注，仿佛在谛听鱼儿上钩的声音。图案生动活泼、妙趣横生，一见就招人喜欢。另外一件是翠绿的底色，上面绣着一弯七色彩虹，赤橙黄绿青蓝紫色色逼真，

飘逸灵动，恍若在天空悬挂着，灿烂娇艳，活灵活现。彩虹中有若隐若现的仙女在舞蹈，衣袂飘飞。青翠欲滴的草地上，柔韧草叶上的露珠晶莹滚动，有一活泼可爱的娇俏小女孩站在草地上仰望天空的彩虹。小女孩红红的笑脸艳若桃花，她的脚旁是一只憨厚的小猫，小猫一双圆溜溜、亮晶晶的大眼睛同小女孩一样望着天上的彩虹，神情陶醉。整幅图案神态逼真，惟妙惟肖。

原来是这两件绣品，苏浅月记得初见这两件绣品时是和张芳华一起的，张芳华的笑声和赞美声恍若还在耳边。那个时候，苏浅月猜想不知道蓝彩霞的孩子会用上哪一件？此时，蓝彩霞的孩子没有用上，绣品却到了她的手中。

看着它们，苏浅月能体会蓝彩霞的心情，失去孩子是她最为伤心的事情，连当初为孩子准备的衣物她也不想碰触，害怕睹物伤情。

如今蓝彩霞把两件兜肚送给她，一来不算暴殄天物；二来……是将她期待孩子的心意转到她身上，希望她早生贵子，是祝福亦是希望。

蓝彩霞的心意是好的，苏浅月不能否认。但是看着这两件兜肚，她暗中叹气。

“小姐，这两件兜肚真是好看，这样精致的绣工，没有几个人比得上啊！将来小姐有了孩子，穿上这样的兜肚，不知道会有多可爱。”素凌赞叹道。

她完全不知内情，只是被精美的绣品吸引，眼里心里都是喜欢，又憧憬着苏浅月的孩子穿上兜肚的模样，一张脸上满是笑意。

“好了，你别说这样的话了。”苏浅月没有心思和素凌谈论这个。

“真的，小姐，你看这兜肚，图案精致，绣工精巧，叫人爱不释手，蓝夫人的手实在是太巧了。”素凌赞叹道。

“蓝夫人心思缜密，心灵手巧，也只有她才能够绣出这样的绣品，只可惜她费了许多心思的东西没有用在她想用的地方。”苏浅月

失落道。

素凌只顾注意兜肚，没有注意到苏浅月的情绪，耳听得苏浅月言语口吻不对，忙抬起头来：“小姐，怎么了？”

苏浅月一张脸上毫无表情：“你且收起来吧！”言罢，走回暖阁去歇息。

素凌不知就里，只茫然将兜肚收起来，正思索着，红梅和雪兰一起走过来，素凌忙使了个眼色，低低说声：“小姐刚刚去歇息了。”

三人一起走了出来，素凌问道：“你们两个收拾好了？”

红梅抿嘴一笑：“轻车熟路的，没有收拾不好的。”

素凌又对雪兰笑笑：“你刚刚来，可能不习惯，慢慢就会好。日后有什么需要或要求，不要忍着，只管对我们说出来。我家小姐待人宽厚随和，你也不用怕。”

雪兰连忙对素凌拜谢：“多谢素凌姐姐，今后还请姐姐多指点，能在梅夫人身边服侍是我的福气。我妹妹不在了……我来接替她，我……”想起妹妹，雪兰不觉落泪。

素凌亦难过：“当初我们和雪梅情谊深厚，没有了她，我们很难过。事实已然这样，你也不用太伤心，留在这里我们定能好好相处，小姐不会对你苛刻的。”

雪兰点头：“我知道。夫人因为雪梅之事自责，给了我们许多补偿，这次又给了许多体恤，我们一家人都在心里感念夫人的恩情。我也会好好服侍夫人，和大家好好相处。”

素凌流下泪来，拉了雪兰的手：“是坏人害雪梅丧命，雪梅死后小姐就一直自责，决心给雪梅一个公道，红梅也毅然离开这里去查找线索，眼下终于抓了坏人，雪梅地下可以安息了。”

雪兰重重点头：“知道。”转而又对红梅道，“多谢你。”

红梅泪中含笑：“我们和雪梅情谊深厚，她命都不在了，我们做

的那些又算得了什么。好了，都不要难过了，就让我们一起开心地过好今后。”

素凌也破涕为笑：“好好，我们过好今后。”

如此过了一日又一日，容瑾竟然没有踏足凌霄院一步，苏浅月心中失落，难道容瑾对她有什么不满？印象中她没有得罪他的地方，最重要的是，不见容瑾就无从得知雪梅一事的真相。

这日晨起，苏浅月梳妆好，用饭后，雪兰来打扫房间，苏浅月和颜悦色地问她：“家中还有什么人，情形如何？”

雪兰停下手里的动作，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：“回夫人，奴婢家中还有父母亲和一个……痴傻的弟弟。”

苏浅月惊异，痴傻的弟弟？

苏浅月从来不问身边人的家中情形，雪梅也一样。雪梅也从来不曾提起过家里还有一个痴傻的弟弟，苏浅月见她们众人一起谈论到家里的亲人时，雪梅每次都是笑逐颜开的，不曾有过丝毫的忧愁。原来她在掩饰，她掩藏得好严密。苏浅月终于明白，雪梅是个要强的女孩子，不想把家里的困难展露，不想让众人对她有丝毫同情，她也不想得到旁人的特殊照顾。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死了，苏浅月想想就难过，越发觉得对不起雪梅。

苏浅月明白，这样的家庭，生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为了不引起雪兰更深的伤悲，她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弟弟有没有劳动能力，日子还宽裕吗？”

雪兰摇头：“弟弟小时候，父母发现弟弟痴傻的时候，幻想弟弟能够恢复正常，所以带着他四处求医问药，给他治疗，却毫无效果。就这样，家境越发贫寒，没办法，我们姐妹才卖身到王府做奴婢。”

雪兰诉说的情形苏浅月体会得到，所以也越发心酸：“你有多久不曾回家看望父母了？”

雪兰抬头，目光看往远处，眼底是说不出的哀痛：“今年府里忙碌了些，还不曾回去过。”

苏浅月明白，除夕那一日老王爷去世，接下来是诸多的忙碌，没有哪个主子会无端地给一个下人假期回去探家的。

苏浅月正要说话，正好素凌走进来，苏浅月忽而抬眼对素凌道：“你去取一锭银子来。”

素凌怔了怔，还是顺从道：“是，小姐。”

苏浅月又对雪兰道：“我给你半个月时间回家，好好和父母团聚，帮父母做一做家里的活儿，也好好照顾一下弟弟，尽一尽你做姐姐的责任。”

雪兰莫名其妙，她刚刚来就让她回家去？莫非她哪里做错了？不觉含泪道：“夫人，奴婢哪里做错，请夫人责罚，但请夫人不要赶奴婢回去。奴婢家境不好，倘若不能做工，家里的日子会更艰难，求夫人看在奴婢死去的妹妹的分儿上，不要赶奴婢走。”说着跪下。

苏浅月心中悲伤：“你起来，我不是赶你出府，是叫你回家看望父母和尽孝，你走的这段日子我不会克扣你的月例银子。”

雪兰不解，只用茫然的目光看向苏浅月：“夫人……”

素凌取了银子返回，一见此情景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苏浅月示意素凌拉雪兰起来，令素凌把银子交到雪兰手里，道：“雪兰，这些银子给你回家，添置一些必要的物件，半个月期满后回来。你是我院子里的人，我怎么会赶你走。”

雪兰终于领悟到这是夫人对她的恩典，不觉泪如雨下，再次跪下道：“多谢夫人恩情，奴婢铭记于心，定会报答夫人。”

因为雪梅的死，苏浅月总感觉对雪兰有一份愧疚，又命素凌挑选了一些她不常穿的衣裳让雪兰带上，之后才打发雪兰上路。

素凌静静地站在苏浅月身边，苏浅月叹道：“素凌，倘若我父母

在，此时的我是不是在父母膝下承欢？”

素凌低了头：“小姐，别想这些了，徒增伤感。老爷夫人在天之灵知道小姐的孝心。”

苏浅月心中难过：“可惜我不是男子，没法抛头露面给父母的冤情寻到线索，不能给父母报仇。眼下我又隐姓埋名，等于困了一生，还谈什么孝心？”

素凌急忙劝慰：“小姐别这样，王爷不是晓得我们的过往吗？等到有了机会，小姐将实情告知，王爷定会为小姐做主。”

苏浅月微微点头，除了这样，她没有别的办法。

红梅回来的时候，苏浅月正在看书，素凌在一旁刺绣。

阳光经过窗户的过滤，清淡柔和，还有一丝矜矜，款款落在苏浅月身上，她的侧脸在阳光中亦是宁和静谧，神圣而端庄，带着圣女的味道。

“夫人。”红梅迈步进来，轻轻唤了一声，微微喘息。

正在刺绣的素凌急忙停止了手里的活儿，抬眼看向红梅。

苏浅月将书合上，温婉道：“你受累了，可曾打听到什么？”

红梅点头：“其实幕后指使者是贾夫人，是她耍了阴谋诡计，害雪梅死去。”

苏浅月急忙道：“不是说这一切都是潘大夫做的吗？如何扯上了贾夫人？”

“潘大夫本是贾夫人的表哥，他做这一切是为了贾夫人……”

“等等。”见红梅喘息不定，素凌忙起身给她端来一杯茶，“你喝口茶慢慢说。”

红梅端了茶盏看向苏浅月，苏浅月点头示意，红梅这才对素凌笑笑：“多谢。”随即一口气把茶喝下去，又定了定神，才继续道，“贾夫人嫉妒王爷宠爱夫人，想借机除去夫人。那时潘大夫授意崔管事将

雪梅定罪，目的是要让雪梅承认是夫人你指使她去害老王爷，只要雪梅这样招供，他们就会放了雪梅。雪梅宁可自己去死，都不让他们的目的得逞……”

天气已经暖了，听完了红梅的叙述，苏浅月觉得浑身冰凉，连骨头缝里都渗透了寒意，原来当真是有人要置她于死地，原来雪梅真的是为她而死，情形如此惨烈，难怪容瑾不肯当面对她言明。

素凌一脸惊骇：“我家小姐善良宽厚，贾夫人为了争宠，就要将我家小姐置于死地，为何如此歹毒？是我家小姐受王爷宠爱，她有本事找王爷理论，来害小姐算什么东西？”

“岂止是这个，连蓝夫人的孩子也是被她害的。夫人还没有来到府中的时候，她自以为王爷宠爱她最多，她定能怀孕，只要她生了男孩，她的孩子必定有世袭王位的资格。不料蓝夫人先怀孕，她同样怀恨在心，想找机会除去蓝夫人的孩子，于是买通了蓝夫人身边的丫鬟，给蓝夫人下了堕胎药。”红梅一口气说完已经是满脸恨意，“都说女子心肠柔软，还没有见过如此心狠手辣的女人，贾夫人算是第一个了。”

“真……真的吗？”素凌几乎不敢相信。

“潘大夫招出来的，岂能有假？”因为愤怒，红梅一脸绯红。

“怎么会是这样，怎么会……”素凌喃喃着，不知道是否认还是不肯相信。

然而苏浅月却很明确地知道这是事实，女人的恨积累多了，什么样的手段都可能使得出来。

女人是软弱的，可还有一句话是“天下最毒妇人心”。贾胜春心胸狭窄又嫉妒成性，使出阴毒的手段合乎道理。在她看来，除去蓝彩霞的孩子以后，一旦她最先怀孕生下男孩，她的孩子就有可能在将来成为王府世袭的王爷，她当然就拥有了荣华富贵。至于除去她，当然就是因为容瑾的宠爱。

这一切顺理成章，只是不知道容瑾是如何让潘大夫招供的？

想到这里，苏浅月更觉得寒意层层袭来，骨髓都结了冰。

“贾夫人……”

眼前恍若出现身着百褶裙的贾胜春，脚下是曼妙的舞步，面如芙蓉，千娇百媚。苏浅月还记得她的一双眼睛，顾盼间也是风情万种，应该说她是一个美人。美人多数是温婉的，她却是一个蛇蝎美人，叫人惧怕。

苏浅月不知道容瑾会如何处置贾胜春，忙问红梅：“贾夫人呢？王爷对她做了什么？”

红梅一脸恨意：“王爷将她关入霜寒院，不准任何人探视。”

一丝快意在素凌脸上掠过：“那样的毒妇，对她实施多重的刑罚都不为过，难不成王爷只将她关进去就罢了吗？”

红梅竖起了两根手指：“两条人命，在她手里断送一大一小两条人命了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古来就是如此。王爷断断不会只把她关起来就了事，只看王爷给她一个怎样的死法罢了。”

是的，贾胜春手里已经是两条人命，倘若还让她逍遥自在地活在世上，就没有天理了。

只是霜寒院……苏浅月打了个寒噤，那个黑暗阴冷的地狱一般的地方，贾胜春一贯锦衣玉食、养尊处优。突然到了那样的地方，只怕她自己都气死了。

苏浅月设身处地想了想，觉得十分恐怖，贾胜春好可怜，就算她阴狠恶毒、十恶不赦，她也不愿意让她去那样的地方。不仅仅是贾胜春，任何一个人到那种地方，于她来说都是可怕的。

苏浅月沉吟道：“有没有听说过贾夫人反抗？她那种双手沾满鲜血的人，目的是让别人痛苦，自己快乐，如今叫她生不如死，她怎么会甘心？”